

07

白色恋人系列
FATAL LOVE

无处可逃 著

Wuchuketao Works

桃花流水

As Love As Peach Blossom

桃 —

花 —

流 —

水 —

As Love As Peach Blossom —



WHERE THERE IS GREAT LOVE, THERE ARE ALWAYS MIRACLES.

治愈版

【冬季恋歌】

与

【唯一的爱】

的甜蜜重逢

当爱突然消散·回忆翻滚着不平息·最怕的就是听到你的消息。

07

白色恋人系列
FATAL LOVE

As love as peach blossom

桃花流水

无处可逃 著
Wuchuketao Works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桃花流水/无处可逃著.—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9.1
ISBN 978-7-80228-844-7

I.桃... II.无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84257号

桃花流水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

作 者: 无处可逃

责任编辑: 吕 晖 董晓琼

特约编辑: 四 喜 央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上海万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30千 印张: 8

版 次: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上海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844-7

定 价: 22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还

目录 CONTENTS



楔子001

明明是青春鼎盛的日子，明明可以鲜衣怒马的日子，重逢遇上他，却原来统统褪色。

灿若桃花的青春004

她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了，那样矍铄而张扬的枝干，如今，必然点缀着桃意，一瓣瓣地绽开。夏风沫雨微微拂来的时候，漫天落英缤纷。绚烂的色彩，终究会在泥土里，慢慢褪去色泽。

逝似流水的人生118

肌肤相触的那一刻，往事如流水，却倒卷着袭来，她有些恍惚地看着那双桃花眼，曾经灿烂而明亮，如今却藏起了锋芒，只有淡淡光芒流转，像是天边散落的雪粒。

208 尾声

原来是这样，他们的情感，曾经炽烈得如锦似霞，盛炎若夏，然后用五年的时间慢慢冷却，直到彼此确信。如果不再相见，那么或许在老去之后，值得怀念就只是那段时光。

214 斜风细雨不须归

过往再斜风细雨，只是往前，不须归。



CONTENTS

楔子

靳知远坐在车里，转头去看咖啡店窗口的位子，绰绰约约只见两个人影，他知道那里坐着的是施悠悠和姐姐。其实他早已经见过悠悠，很漂亮。不过好几年没见过面，他对她的模样已有些淡忘了，只记得她的笑，纯净明亮，叫人想起可爱的柠檬黄色。

靳维仪的电话又打来了，他没接，双眼微微一闭，推开了车门。

对面坐着的女子，从他进门开始，一直极有礼貌地看着他的脸，却独独避开了他的眼睛。她比起以前，清瘦了很多。其实以前也瘦，可脸却总是有些圆，现在褪去了婴儿肥，下颌便尖尖的。她一直在微笑，牙齿洁白漂亮，真像是小小的一排贝壳。以前戴着牙套，她也这样笑，也不会觉得不自然，总是说：“牙套更需要晒太阳！”

靳知远没有半点分神，在姐姐身边坐下，可神色却比自己想象得更冷峻。



她打招呼，表情竭力沉稳：“你好。”可还是觉得气息有些不稳，蓦地想起那个晚上，自己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，而最后，他的声音冷酷得像是末日审判：“施悠悠，我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。”

互相间只说了几句话就开始冷场。

维仪最初是好心，可也不忍心看到这样尴尬下去，轻轻咳嗽一声，有些自嘲：“好像这不是一个好主意。”她朗朗一笑，“好了，我还有事。知远，你要不送悠悠回去吧？”

施悠悠手里的咖啡已经冷却，泛泛地浮着一层白沫。明明是青春鼎盛的日子，明明可以鲜衣怒马的日子，重逢遇上他，却原来统统褪色。只是还竭力地维持着唇边笑容，或许可以作为最后的防线。

靳知远一直在看着她说话，眸色乌黑深沉。她的笑，早就不像以前那样，明朗爽快。如今温婉而清浅，云淡风轻。他忽然觉得有些烦躁，便忍不住松了松领口。

悠悠利落地站起来，甜美的唇角带笑：“不用了，我打车回去就可以了。”她比他们走得都要快，甚至不需要等待回答，已经站起来，像是避之不及。恍然就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似乎只要离开这个人的视线，她便钻出了水面，可以重新大口呼吸。

靳知远坐着没动。这样的天气里，施悠悠只是在针织衫外套了一件黑色大衣，露出了白玉般修长的颈，再也不像以前，缩在大围巾里，毛茸茸的叫人爱怜。靳维仪看着他，无奈地摇摇头。

只是片刻工夫，他像是下定了决心要追出去，低头对维仪说：“姐，我先走了。”

施悠悠坐在车里，忽然翻出了包里随身带着的小镜子，她伸出舌头，安静地看着小小的镜面上，舌苔上划过的那条近乎浅白的

痕迹。这几年的时光，只要是对着镜子，她总是忍不住去照，也有同事注意到，打趣她：“施悠悠，你给舌头化了妆呢，还是给牙齿化了？”她就说：“没有，我就看看唇膏褪色没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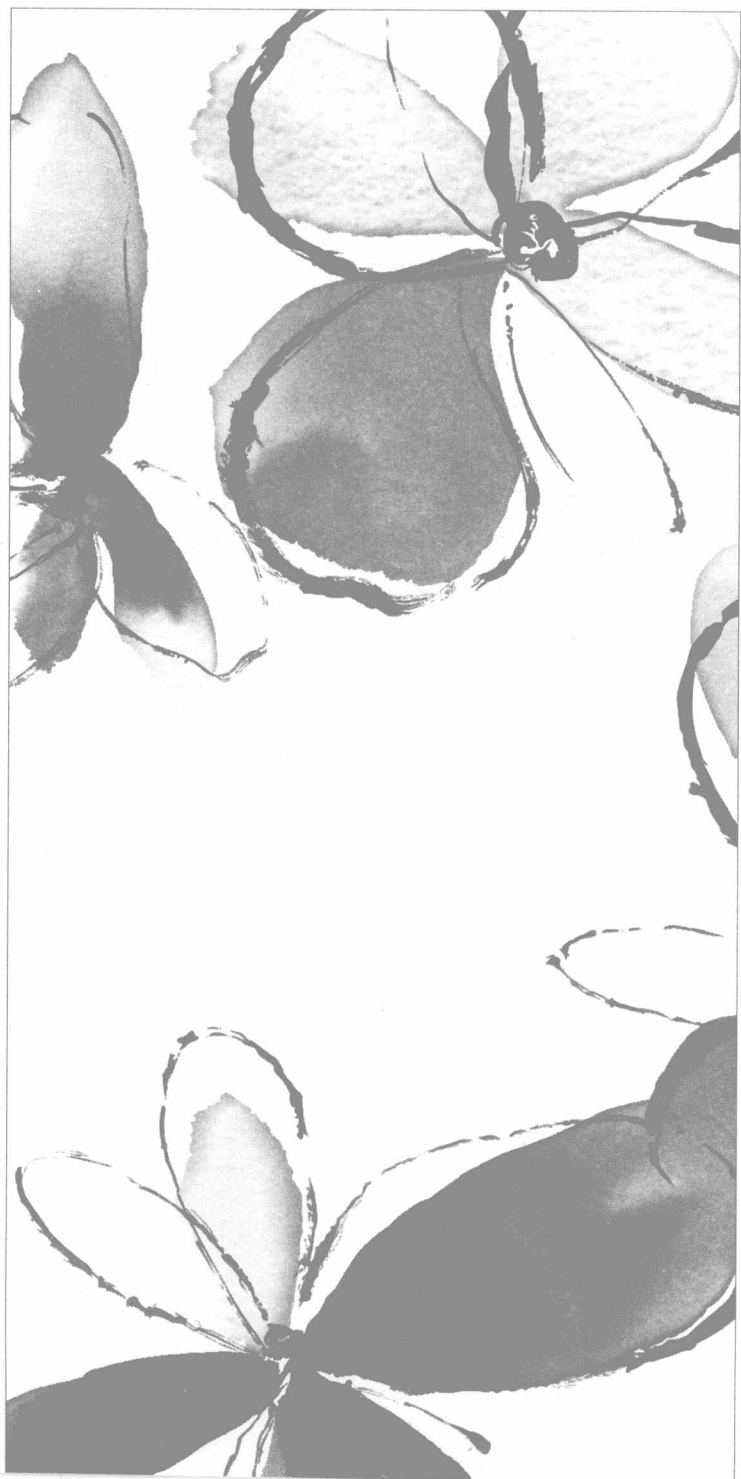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住处，她付了钱下车，可是靳知远在身后快步赶上来。悠悠回头，忽然有些晕眩：是自己记错了吗？他的眼睛并非很大，又是内双，有时候沉默，就会带出几分凌厉；更多的时候对着自己笑，就显得璀璨迷人。可现在，隔了几步的距离，她却从他的眼里读出了茫然和几分躲避。可他在躲避什么？

他沉默，英俊的脸上连笑意都深敛，只是抓住了她的手腕。

肌肤相触的那一刻，往事如流水，却倒卷着袭来，她有些恍惚地看着那双桃花眼，曾经灿烂而明亮，如今却藏起了锋芒，只有淡淡光芒流转，像是天边散落的雪粒。

灿 一 若 一 桃 一 花 一 的 一 青 一 春

她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了，那样矍铄而张扬的枝干，如今，必然点缀着桃意，花瓣地绽开。夏风沐雨微微拂来的时候，漫天落英缤纷。绚烂的色彩，终究会在泥土里，慢慢褪去色泽。



Z大外语学院也算是美女云集的地方了。施悠悠读的大学是重点大学，可是她的志愿却是调剂的。照她本来的志愿，是想当个记者，后来家里人都安慰她：“算了，你这个分数能进去Z大就不错了，外语不也挺好？”施悠悠想：好什么啊？自己一口江南小镇方言，普通话都说不好，还外语？！不过她是个随意的性格，也就这样吧。

新学期开始这两天，总是去诊所，天气还是酷热，身上那件新买的T恤也没让自己心情好一些。王医生给她分牙，将小塑料圈塞到了牙齿缝隙里，一再嘱咐她：“难受也忍着，明天来戴牙套。”

牙套牙套，全是老妈一厢情愿逼自己去弄的。都读大学了，再弄这个，真是叫人无语。

她低着头站在公交车的站牌旁边，牙齿真是一阵阵难受，好像吃饭时什么东西塞了进去，明明可以用牙签剔出来，却无能为力。公车开来，倒是空荡荡的，一点都不挤。车子一路开往郊区的大学城，并没有空调，所以车票便宜，遇到还在修路的地段，能让人整个地蹦起来。悠悠用力将窗开得大一些，吹进来的风说不上凉爽，带了尘土的腥气，车子里也有一股淡淡的铁锈味。

到了下一站，车子一个急刹车，悠悠也不知道是晕车还是中暑，胸口闷得难受，于是微闭了眼睛，也不管车窗有多脏，一头靠了上去。模模糊糊地听见有人上车的声音，又等了一会儿，车子才继续往前开。

既然车子空，她一个人就霸占着两个人的座位。半晌，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微微睁开眼睛，身边空无一人。真是晕车了，居然觉



得刚才有人在自己身边站了很久。悠悠用力摁了摁太阳穴，长长吐了口气。

第二天就开始迎新，因为新戴牙套，悠悠晚上疼得有些睡不着，听着室友在收拾寝室。

悠悠想，戴牙套并不是大事，这么多人都过来了，怎么偏到自己这儿就疼成这样？要不就是自己特娇气？她翻了个身，重又坐起来：“你们部迎新什么时候啊？我想去看看。”

周夏阳抿着嘴笑，大灯关了，就显得她五官轮廓很有些深：“你想去就去啊，反正你是闲人一个。”

施悠悠不免有些泄气，想想自己除了读书以外，确实很不上进。大一学生会招新的时候她在外面逛了一圈，手里倒是一大堆的宣传纸，还是快快地回来了。后来周夏阳拖着她去吃午饭，好歹逼着她参加了院里的宣传部。

其实施悠悠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式的仙女级人物。她常说自己最大的优点是懒惰，抱怨说学生会每周的例会是一群无聊人的聚会，而在网上追美剧又多么惬意。

周夏阳怎么就丝毫不见厌烦的样子？不过天道酬勤，大二一上来，她这秘书处部长的位子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何况还有校学生会，多少也可能会是个副部。不像悠悠自己，想起来了，自然兴致勃勃赶到院办去，跪在地上画上几幅海报；可是倦怠起来，任部长的电话一直响，她就扔给室友：“就说我去图书馆了，手机忘记带了。”

她趴在枕头上想了想：“就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小帅哥。”

周夏阳关上电脑，回了她一句：“对，带上口罩，千万记得啊！”

接下来几天室友都回来了，走廊的人也多了起来，互相串门

的渐渐多起来，施悠悠的同学关系很好，一个个见到了，都爱让她张开嘴给自己看看，第一句话准是说：“呀！悠悠，你牙齿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施悠悠就想起一句话：没有最美，只有更美。她挺得意地把这句话到处传播，一副自己是心甘情愿等待丑小鸭涅槃变凤凰的模样，可是说出来都心虚。明明牙齿还是一阵一阵地疼，根本吃不了稍微有些硬的东西。

有时候站在窗口望望楼下，勃勃的生机已经开始在校园里升漾起来，有人忙着拉长长的横幅，是各种可爱的对联，有欢迎的，也有鼓励的。

对新生来说，不可避免的，总会有人做出老成的样子站在他们面前，一本正经地规劝或提醒，实际上呢，这样的青春，总还是要靠自己走完的。

她捧着一杯温水，喝了一口，门牙在杯壁上一磕，这才一愣：前几天一直纤细敏感的神经，似乎已经麻痹了些。真的不大疼了！她忙着打开衣柜找衣服，打电话给周夏阳。

“我请你吃饭吧？”她兴高采烈，看了看电脑，正好是十一点，午饭时间。

周夏阳难得犹豫了一下：“今天学生会有师姐请客，都说好了。”

“那算了，我自己出去吃！”悠悠关了电脑显示器，“杨秋敏在哪儿呢？我喊她吧。”

“今天你可真是孤家寡人了，学生会大红人请客，这里的一个都走不了。”周夏阳爽快地说，“牙齿不疼了？我说吧，是一个星期。”

悠悠什么都不想计较了，挂了电话，临出门前照了照镜子。喝了一星期的白粥，又被刀磨斧锯的慢性疼痛折磨得睡不好觉，果然立刻瘦了下去，一头半长不短的头发就随意地扎了个小辫，下颏



的弧度本来圆润可爱，现在居然线条清晰起来。也难怪有人要带牙套减肥呢。

施悠悠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，透过卫生间的小窗，似乎已看到小小的光芒落在了牙套上，闪亮倒像钻石。

VOL. 02

坐在店里等饭吃，她百无聊赖地四处看，服务员端上了饭，是酱红色的土豆牛肉饭套餐。她估摸着按以往的经验，套餐里的牛肉或青菜，都炖得极熟极烂，应该不会是太大的挑战。

就算吃得很慢，悠悠还是很开心，她付了钱，无比灿烂地向服务员笑了笑。倒是服务员一愣，盯着她看了几眼。

悠悠推开门，顺手掏出了手机，镜面屏，她无意识地一照，顿时明白服务员为什么盯着自己看了：牙套上可不正缠着一条长长的青菜吗？就像小时候在树上见过的那种，趴在褐色又快脱落的老树皮上，一节节蠕动的青虫似的。

天哪！自己是不是该找个地方撞死算了！

她想：是哪部电影演过主角的牙齿缝中嵌着青菜的情节？那时候自己居然还能笑得前仰后合！她低着头往寝室走，脸上的红晕究竟是因为热，还是因为丢脸，她也没空去细究了。

路上还真是遇到了熟人。

曾天洋隔着一条街大声向她打招呼：“喂！施悠悠！”

悠悠哪敢大声回话，隔着街，挥了挥手，又对着人家抿嘴一笑，前所未有地贤良淑德。趁着人家一愣的工夫，赶忙走了。

周夏阳和杨秋敏一块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很晚了。明天是新生报到第一天，本来悠悠是有些小小的激动的，可是今天的青菜事件

后，她觉得心情很不好，坐在一边看着两人比划学生会发的Z大宣传汗衫。

她们正兴致勃勃地说起了师姐，也就是新任的院学生会主席苏漾：“今天和她一起来的师兄很帅啊。”

施悠悠以前形容杨秋敏：小小的个子，却蕴藏着执着追求八卦的可贵精神。

周夏阳摇了摇头，又补上一句：“不帅能配得上师姐吗？”

施悠悠和杨秋敏同时哼了一声，相视一眼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周夏阳看上去风风火火的干练样子，其实最是温和心软，从不说人坏话。好像那双眼睛看出去，世界总是温暖而和平的，而人心也像水晶一样，不会有半分瑕疵。

从来悠悠看人都是凭第一直觉的，而苏漾这人，是大美女没错，可是为人分明有些傲慢的，悠悠总觉得她拿眼角看人。那时悠悠刚进校，院里让苏漾来给新生讲座，她的语气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，而她本人，更像一个肌肤晶莹而红唇艳艳的公主，俯瞰众生。当时悠悠身边坐着杨秋敏，她蹭蹭桌子，轻声“嗤”地笑了出来。

台上正巧说到课堂笔记的重要性，考进Z大的，哪个在高中的时候不是天之骄子？杨秋敏靠在悠悠耳边轻声嘀咕：“我就是看不惯。既然说了是新老生交流会，怎么不请那个谁谁？人家不也是大二，都给F1赛车队请去当同传了！”悠悠无精打采地看了一眼苏漾，忽然目光炯炯来了兴趣：“你怎么小道消息这么多啊？”

她对这些东西兴趣不大，男朋友女朋友更是无所谓，杨秋敏自动自觉地止住了这个话题，只剩下哗啦呼啦的电风扇在头顶转圈。

新生报道处，悠悠手里捧着一大盒巧克力冰淇淋，站在临时搭起的大棚下，认真仔细地挖起一勺，放进嘴里。周夏阳坐在一



边，往表格上誊写新生信息，汗水一点点地顺着鬓角落下来，她接过悠悠递来的纸巾说：“这里热死了，要不你回去吧？”

悠悠没接话，嘴里含着勺子，逆着阳光看过去，到处是跑来跑去的身影，可是如果定定地看着外边，还是可以见到曝晒之下，有细微的小小空气，仿佛不是透明的，可以看出歪歪扭扭的纹路，就像有一张窸窣窸窣的塑料纸隔在了你面前。

视线中走来的女生，漂亮得足以吸引大部分男生的目光，悠悠嘿嘿笑了几声，低声问周夏阳说：“这么热的天气，她的妆怎么不化开啊？”

周夏阳还没开口，悠悠已经被苏漾喊住了，语气真可以用漫不经心来形容。悠悠想起了电视剧里的富家小姐或夫人，穿着质地柔滑的丝质睡衣，懒懒倚在沙发里，往自己的指甲上抹蔷薇粉的指甲油，头也不抬地吩咐仆人：“倒杯咖啡。”

当然，实际上她只是递给悠悠一个袋子，然后说：“把这个去给经管院的靳知远。”

语气这样轻慢，好歹也应该加个“请”吧？悠悠把袋子接在手里，愣了一下。不知道是天气热还是火气旺，她只觉得脸都烧红了：袋子里分明是水果。她冲天翻了个白眼，胡乱应了一声，转头就冲了出去。

各个学院的迎新点挤满了一条街，密密麻麻的如同蚁窝，悠悠好不容易分辨出经管院的招牌，嘴里含了口冰淇淋，把袋子拍在了他们的桌子上：“同学，靳知远在不在？”

那个男生看了看她，往后喊了一句：“靳知远呢？”

后面有人说了句“在啊”，又往回喊，“师兄！”

悠悠望进棚子里，还没见到有人出来，肩膀就被人狠狠拍了一下。

“施悠悠！晚上请我吃饭吧！”

曾天洋站在她身后，照例是那一身阿迪达斯的足球运动服。话说回来，他这副样子，也算混到了物理院足球队的校草级别了，要是杨秋敏在，那可真是热闹了——她铁定拍着曾天洋的肩膀招呼：“单眼皮帅哥！”

她忙对经管院那个男生说：“外院苏漾的东西，麻烦你转交给靳知远，谢了。”隐约听到身后的起哄声，她没多理会，转过身子嫌弃地看了曾天洋一眼，他满头大汗，脚下还滚着一个足球，她不禁皱眉说：“你来迎新啊？一身汗臭。”曾天洋健康的小麦色肌肤上汗水像小河一样淌下，顺手擦了一把：“没，我明天轮值。现在就过来看看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他自己倒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，断断续续地说：

“我说你那天怎么对我笑不露齿——原来带了牙套啊！”

悠悠想起那天，其实自己也觉得难为情，他们从来像哥们一样处着，实在难得自己还能像古代的小家碧玉一样，拿一把纨扇，遮住嘴巴，轻轻一笑。

她索性站住，龇着牙露出钢牙套，一边假笑：“来，给你看个够。”

曾天洋倒是仔细端详了一下，点头说：“很好，现在真成了铁齿铜牙了。”他说得高兴，顺便就去拍她的头，“庆祝一下！晚上一起吃饭吧！”

后面有很轻很轻的笑声，悠悠不由自主地想回头看一眼，曾天洋已经一迭声地喊：“哎，换个地方说话，晒死了。”于是拉着她往树荫下走。

悠悠一边打开他的手，皱了皱鼻子：“不去。”

曾天洋伸手去摸自己后脑袋，有点不知所措：“喂！怎么了啊？大不了我请你。”

他们的交情，还真是饭桌上培养起来的，常常互相称呼为“酒肉朋友”。他难得这样大方，要是以前，悠悠准一口敲定，防



止他事后反悔，今天却还是在犹豫。

曾天洋脸上汗水更多，他用脚尖挑起足球，轻轻吹了声口哨：“我看见美女了。”说着疾步转身，边回头和她约定，“晚上给你电话。”

回到寝室的时候，曹立萍也已经回来了。她们寝室也是奇怪，周夏阳和杨秋敏两人热心于学生会工作，悠悠算是天性散漫的，曹立萍却是态度严谨，学习认真，和一切社团绝缘，生活规律从来没改变过——一直就是教室、图书馆和寝室。她成绩更优秀得让人瞠目，大一的成绩已经出来了，她领先了班里第二名一大截。有次夜聊，说起各自的爱好，轮到曹立萍的时候，其余三个干脆不让她开口，异口同声地说了句：“上自习。”

悠悠和曹立萍随口闲聊了几句，已经到了傍晚，曾天洋果然就打电话来：“下来下来！吃饭了。”

去了常吃的饭店，曾天洋若有所思地喝了口水：“今天看到了好几个小美女，我单身半年了，也该重新出山了。”

很快服务员端着菜上来，悠悠就不想理他了。曾天洋喊住了服务员：“再要一份松鼠鱼。”又对悠悠说，“糖醋的，还没骨头。”

悠悠专心致志地吃饭，连话都不讲了。曾天洋也是饿得狠了，低头吃了一阵，才觉得气氛不对。

他放下筷子，“咦”了一声：“你今天也忒斯文了吧。”

悠悠小心翼翼地抬头，回了一句：“还有点不习惯。”

不断有人进餐厅，大概迎新的老生们都是这个时间换班。曾天洋也算是学校小有名气的人物，打招呼声便此起彼伏。施悠悠背对着大门，一口一口地挟鱼肉吃。松鼠鱼炸得金灿灿的，外面是厚厚一层甜酸酱，外层香脆，内里又很嫩，她边吃边夸：“又被你发现了一个好菜。”